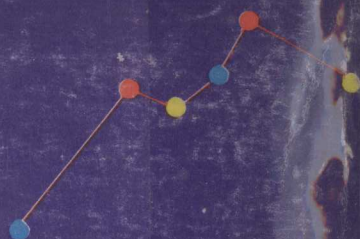


李丰祝 著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三代寡妇



- 李丰祝 著
- 北岳文艺出版社

三代寡妇

——
姥姥、
妈妈和我

三代寡妇
——姥姥、妈妈和我
李丰祝 著

*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(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)
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8.875 字数：177千字

1991年10月第1版 1991年10月山西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6000册

*

ISBN 7-5378-0534-1

I·521 定价：4.50元

目 录

开篇语

第一编 姥姥 她公爹 野汉子

姥姥的爱是真诚的，但却是偷来的。她太天真了！她公爹是个既想要好名声又想办丑事的假正经。野汉子并不“野”。他能叫女人跟他死。

第二编 妈妈 苟婆子 高家大少爷

妈妈的梦断了。她走上了人生最险恶的历程。但又刁又狠的苟婆子和又恶又淫的高家大少爷都未能征服她。她杀了高家大少爷，但能说是她杀的吗？

第三编 妈妈 救命恩人 婆婆

妈妈被善良征服了。她和救命恩人的结合既不是甘心情愿的，也不是被迫的。婆婆没有死。是她跪倒在地求她的儿媳杀死她儿子。

第四编 妈妈 童年的伙伴 第三者

她爱他又不愿意嫁给他。但他像一只爱情猛虎终于把她捕捉了。第三者其实不能叫第三者。人生中最大的悲剧让妈妈演了！

第五编 妈妈 画家 安家父子

画家是好人，但他带给妈妈的是痛苦。安家父子害苦了我们母女，但最终还是他们自己把自己毁了。

第六编 我 妈妈 郁家母子

我们程家母女很不幸，他们郁家母子也很不幸，但我们却幸运地结合在一起。有情人终成眷属，那么无情人呢？

妻妾 人思命终 散散 岸三散

前入思命终麻散。丁耀清身善到被破。
。前思命终麻散。前思命终麻散。前思命终麻散。
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。
。千儿散散散

开 篇 语

我妈妈是寡妇。

寡妇是死了丈夫的妇人。各种词典都这么说。看来这定义是经典的，权威的，准确无疑。

我留心这定义，就因为妈妈是寡妇。她那青枝绿叶般水灵灵的春意盎然的年华，都是戴着寡妇的头衔度过的。

她现在还是寡妇。她先后嫁过五个男人，没有一个活在世上。说她是老寡妇也行，说她是新寡妇也符合实际。

她这一辈子活得太累了。世界上的女人没有第二个能比她更累。

不过她现在还很健康。

妈妈的妈妈——我姥姥也是寡妇。她早已不在人世了。妈妈经常跑到邱庄北山的密林中，跪在她的坟前去祭祀她。每到这时她就死去活来地痛哭。山也跟着哭，树也跟着哭。整个天地间都充满着哭的回声。谁拉她都拉不起来。

我不拉她，眼巴巴看着她哭个够。如果不让她哭，她会憋死。

她有时也不哭，只是在坟前跪着，默默地，一声不吭。但她那凄楚的样子，往往使人觉得她比痛哭一场还难过。

我作为女儿，宁愿叫她哭出声来，把泪流在地上，不愿意她把泪滴在心里。

姥姥二十岁开始守寡，卒于二十一岁。她把更多的惋惜、怜情、凄惨和怨愤留在了人间，妈妈总也忘不了她。

我也是寡妇。起码我曾经是寡妇。我这个寡妇当得也很悲凄，但比起姥姥和妈妈还是强上百倍。我是新时代的寡妇。人民当了家，我做为人民的一员也便成了主人翁，谁也不敢随便欺负我。我也不是可以任人宰割的那种人。所以我也就没有象姥姥和妈妈那样留下那么多离奇的、凄惨的传说。

但不能叫我幸运儿。我也很不幸。

第一编

姥姥 她公爹 野汉子

姥姥的爱是真诚的，但却偷来的。她太天真了！她公爹是个既想要好名声又大张旗鼓想办丑事的假正经。野汉子并不“野”。他能叫女人跟他死。

时间，军阀混战，兵荒马乱的年月。但姥姥住的靠山村——邱庄却很消停。这里听不到枪声和炮声，看不到黑的和白的硝烟，也闻不到浓的和淡的血腥味儿。人们照常纺织和耕耘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；照常吃喝屙撒睡。只有点点惊恐萦绕在人们的心头，谁能说清哪路军头的兵马会突然出现在这里，把这里折腾个混天暗地？谁也说不清。

当时妈妈才两岁。她还不知道这个奇妙的大千世界里存在些什么或者不存在些什么。她只知道饿了急人的哭，饱了烦人的淘，淘乏了拚命的睡。

妈妈的爷爷，也就是姥姥的公爹是个瘸子。他小时候去

南窑上抛砖头玩，从窑顶上掉下来摔坏了一条腿，紧治慢治没顶用，到老是一条腿长一条腿短。他的大号叫邱正宗。但人们都不这样叫他。小辈人叫他“瘸子叔”、“瘸子伯”或“瘸子爷”，平辈人叫他“瘸子弟”或“瘸子哥”，大辈人便直呼他“瘸子”了。

他并不愿意别人这么叫他。他也是有名有姓、有头有脸的，谁愿意弄个“瘸”字挂在头上。不过人们并无恶意，只是一种习惯。他也便不好跟人家鸡头白脸，至多阴着脸孔、耷拉着眼皮、带答不理的样子，也就算了。

别看是瘸子，还挺能活的。邱家弟兄四个他排行老大，至今除了四弟邱正堂和他留在世上，中间那两个早吹灯了。也许老大对于接续邱家的烟火和维护邱家的祖规具有天然的责任感，尽管拐拐拉拉的一条腿着地一条腿不着地，但他那腰杆却总是那么笔直笔直地挺板着。

姥姥的丈夫一死，他便沉着脸面对她说：

“云玲她娘，我跟你说清楚，咱们邱家祖祖辈辈的女人都正道。你二叔、三叔都死了，你二婶、三婶不是还守着？我那大闺女前年死了男人，不是也守得好好儿的？好马不备双鞍，良女不嫁二主，这是咱们邱家祖上的规矩。谁坏了这规矩，活着要遭雷劈，死了要下油锅。你听见没有？想办法把云玲拉扯大，才是你的天份！”

姥姥只点头不吭声，一任那清亮的溪水从眼睛里往外淌。

“你能做到不？”邱瘸子的声音高了，脸上的横肉在打颤。

姥姥又一次哭泣着点头。

“你不会说话？”

姥姥确实说不出话来。

“不行！你得发誓！”

邱瘸子逼着姥姥跪在祖宗牌位前发誓。自然那誓词都是邱瘸子一句一句教给的，什么活是邱家的人，死是邱家的鬼，如有半点儿外心，甘愿被天雷劈做两半儿。

姥姥跪也跪了，誓也发了。但它能是姥姥的真心话？也许当时是真心话，但过后又变了。如果她已经七老八十，就第四十五十，也便罢了。她肯定娶了她才不才嫁野郎，没有非议的。她走的不短，要长多少路，怎么熬呢？那不是糟践人吗？谁肯让本家闺女，水灵灵的女娃，那种玩意儿，不干人事，能不发芽？

可是，能发芽吗？咋发芽呢？姥姥命薄，要鼓土，活。

不过，老天爷还是向着姥姥的。谁也没料到，春暖花开会来得那么早，又那么巧。

姥姥的丈夫故去不到半年，赵金树的媳妇便死了。她给他留下个三岁的男孩儿。

赵金树正好是姥姥的西邻居，两家中间只隔着一堵挡鸡挡鸭不挡人的墙。两个人天天低头不见抬头见，虽然谁也不说啥，可那鳏夫和寡妇的心是相通的。谁不认为这事儿蹊跷，他刚走半年，她便慌着去了。她去干啥？肯定去幽会，去组合。他正在阴曹地府里召唤她和等待她。那么留在阳间的她和他怎么办呢？老天爷没说。可是这用得着说吗？都是明摆着的事情呀！

不知是太阳追跑了月亮，还是月亮追跑了太阳，它们俩

个倒替班儿地白天黑夜地监视着或者照应着人间，世上的啥事情它们都知道。

好一阵子，姥姥是茫然的。除了想她死去的男人，她几乎啥也不想。心里除了悲痛，便啥也搁不开了。她太爱那死人，他也太爱她。他太好了！

“少做点儿！”

不管做粥做饭还是做汤做菜，邱瘸子都站在旁边监视她，并这样嘱咐她。这是个骑锅夹灶的人。并不是因为家里揭不开锅或缺吃少穿，不是，他就是这种抠门儿。每次饭菜做多了，剩下个一勺半碗，他会闹翻天，说儿媳妇不会过日子。儿媳妇就得看他脸上的横丝肉和白瞪眼。如果少做了饭菜，他就乐了。倒霉的自然儿是儿媳妇。白天她要饿着去干活，晚上她要饿着被孩子吮着奶头熬过那个长长的夜晚。

每到这个时候，丈夫便偷偷把两个鸡蛋塞给她。

那鸡蛋公爹也是有数儿的。

“你吃啦？”

“我吃啦。”

“是你吃啦？”

“是我吃啦。”

他审问儿子。儿子一口咬定是自己吃了。如果是媳妇偷吃了，他会命令他扇这个偷吃鬼。如果他知道是儿子偷着给媳妇吃的，他会抡圆了巴掌扇儿子，不孝顺的东西，娶了媳妇当娘伺候，把你老爹往哪儿搁？一口咬定鸡蛋自己吃了，他爹就没尿儿了。

姥姥自然感激他。

媳妇本想把公爹的炕头烧热一点儿，没顾上看火候儿，竟把老爷子的铺盖烧冒了烟。

“这是成心呀！”邱瘸子吼叫着。“你们到底是想把我烫死还是想让我冻死？”

“她也是好心。”丈夫帮着她说。话。

尽管只一句，还是把她的心说得灼热。

“好心？这也算好心？”公爹抖擻着烧得窟窿半片的被褥，“想叫我死就说句痛快话。”

她不能老让丈夫打头阵，自己在后面戳着脊梁骨，非入气。爹，你打俺吧，别让他给你跪下了。这盆新春灯，非来回他看看她那细白的脸蛋儿。他并非不想打她，他得把直打肿，他想把它撕烂，他还想咬它一口。那细白的脸蛋儿有着他。

男女授受不亲。一个是老公公，一个是儿媳妇，他“亲”不得她。

他没敢动她，晚上，小两口儿进到屋里，把灯一吹，他安慰她。

“别跟爹一样，心宽点儿吧。”

她调给他个背，不理他。

“要怨就怨我吧，是我把你娶来受气的。”

他很动感情，抽抽噎噎地哭了。

她连忙把身子调个过儿，紧紧地搂住他。

“俺才不怨你哩！有你在，俺啥都受得住。”

他是她的宝贝，她是她的心肝。在这个家庭里，只有他理解她和爱护她。

可是，他却走了。

赵金树经常在墙头那边干活儿，姥姥就爱抱上妈妈站在墙头这边看。开始是扫一眼，就连忙把目光收回来。接着再左右看看。看看是不是有人看见她看他了。她心里嘭嘭跳着，一个年纪轻轻的小寡妇，咋看起汉子来？连她自己也觉得怪害臊。

不过，很快她的心便不跳了。也许是长了胆儿，也许是着了迷。她敢把他从脚看到头，再把他从头看到脚。她看得好入神，看着看着那目光就停在他身上不动了。她还敢想入非非，还敢春意盎然。她能站在自家院里一气看他个把时辰，直到那孩子闹着要吃要喝要屙要尿，她才肯把心收回来。看着她，她好不惋惜，一场刚刚进入角色的戏没有演下去，那是好美好美的戏哟！

自然是对等的。她在墙头这边干活的时候，赵金树也偷偷地看过她。也是从脚到头、从头到脚一段一段地看得怪仔细，也是看着看着那目光便停在她身上不动了，并且也胡思乱想过。不过，他想到最后那心总是凄楚的。那花儿鲜艳是鲜艳，但却栽在人家的篱笆里。它只能看，不能摸，更不能采。它可以送过些清香来馋他、逗他、美他，弄得他神魂颠倒以至恍惚，却不能实实在在地获得它。当然他也有鬼迷心窍和信心百倍的时候，哼！不就隔着一堵墙吗？不信娶不来她！

他不知道这是怎样的一堵墙！

午夜以后，下过一阵细雨。滋润过的田野里新绿荡漾，洗涤过的树木上浓翠欲滴。细雨似乎把万物都打整得鲜亮和

秀美，连滤过的空气都是纯净的和清新的，招人喜欢。

清晨。邱瘸子背着粪筐拾粪围着村边转了一圈儿回来，正见自家的一只母鸡向门外走着。他火儿了。

“呜吃！呜吃！”他把鸡撵回家，“不要脸的东西，敢到外面去丢蛋，老子宰了你！”

刚刚点火做饭的姥姥知道公爹在骂她。她不吭声，心里只是慌乱，好象自己做下啥亏心事了。

赵金树家的一只大公鸡飞到了墙头上，向邱家的母鸡“喔喔”叫着。邱瘸子更火儿了，一粪叉子打过去，公鸡飞走了。

他瞪了一眼在墙头那边劈柴的赵金树，骂：“干啥”

“不是啥好东西！敢过来偷食儿吃，我就他娘的跟它拚了！”

赵金树也知道他在指鸡骂人，也没吭声。但他心里气得鼓鼓的。我咋啦？你逮住啦？拚就拚，找不自在还不好说！

其实，邱瘸子啥也没逮住，他们也没做什么。不过，老家伙预感到了，墙头那边一个小光棍，墙头这边一个小寡妇，不出事儿才活见鬼！他心里不踏实，生怕那不是活见鬼的情况不存生。

他又冲着姥姥找茬儿：

“咋还没做好饭？”

“院里的柴雨下湿了，俺点不着火。”

“棚子里不是有干的？”

“你叫俺烧完院里的再烧棚里的，俺没敢拿。”

“你就这么怕我？”

姥姥没吭声。

他一眼瞅见那堆在灶炕里的木柴不是湿的，分明那木柴也不是他家的。他家的木柴剥了皮儿他也认得。

“哪来的干柴？”

“俺借的。”

“哪借的？”

“西院里。”

“好哇！已经勾搭上啦！我叫你借！我叫你借！……”

他怒气冲天，把那木柴一根一根都扔到院里，又一根一根地扔过墙头。

姥姥哭着跑进里屋。她听到赵金树站在西院里说：

“瘸子伯，你这是干啥？”

“你心里明白！”

“你不要把好心当成驴肝肺！”

“本来就是他娘的驴肝肺！”

金树爹从屋内走出来：

“瘸子哥，你骂谁哪？”

“骂谁谁知道！”

“这是为啥呢？”

“用他娘的赵家柴点邱家火，瞎了眼了！”邱瘸子咕哝了一句便朝屋里走。他心里也害怕，要是把西院那两个身强力壮的汉子惹翻喽，收拾他这个瘸腿儿还不是手拿把掐？

姥姥在这时才会得到某种安慰。他怕他们。他们给她出气了。

谁也估摸不透那迎着暖春发芽的种子会有多么大的力

量。芽能破土而出，还能顶翻沉重的石头。它的力量来自地，也来自天。

他们开始对话了。那是坦露心声的对话。

他们站在墙头跟前。各抱着自家的孩子，各站在自家这一边。

“瞧这孩子多象你，”姥姥伸过手去拨拉赵金树怀里的孩的小脸蛋儿，“浓眉大眼的，怪喜人哩。”

赵金树也用手拨拉姥姥怀里的孩子的脸蛋儿：

“这丫头也俊得喜人，跟你一样，一笑俩酒坑儿。”

接着他们便抬起眼睛互相瞅着笑。她娟秀得让人陶醉，他刚强得叫人心迷。

沉默一会儿，金树又说：

“就这墙头儿挡害，推倒它算啦！”

姥姥说：

“那不就变成一家人了？”

金树问：

“你不愿意？”

“愿意，你推吧。”

姥姥低头瞅他，脸上是一抹红霞。他抬头看她，脸上是几分得意。

“就怕你公爹不干。”

“可不，他说这墙头要加高哩。”

“加高？没门儿！”他回答她，“他想加高就加高？墙头儿可是两家的！”

“他要硬加呢？”

“等着赵家死绝吧！”

自来“看把你急的！”

姥姥笑了。她知道他心里有了她。他也知道她心里有了他。两个人对视着，心里头装着一罐儿蜜。

爱的小船儿再无法平静地停泊在灵魂深处。它启航了。

墙头跟前的几句简短的对话，竟撩拨得姥姥心神不宁。她不再想那死去的汉子，他让她失望。他才能让她看到自己所憧憬的明天。

明天能来吗？她似乎没想过。但不知是不敢想，顾不上想，还是不愿意想。

她总把他挂在心间。她必须天天见到他。一天见不着，她心里就长草，扎扎蓬蓬地不是个滋味儿。他下地了，串亲了，或是发生了料不到的事儿？她心里在嘀咕，象丢了魂一般。这时她就得鬼使神差地溜溜趋趋地来到墙头这边朝那边望，使劲能着脚儿，一直把那焦灼的目光送到他屋里。如果再见不着他，她就得拾起砖头抛到他院里。她的心悬悬着。她怕那砖头落地“嘭”地一声被那瘸公爹听见，他会立刻回头看看，要让他瞧见可倒霉了。他要是耳聋眼瞎该多好？但她又怕那砖头落地不出声，他在屋里象闷在鼓里，哪知道她想看看他。

她简直象做贼。但难说她在偷什么。

其实，她是多心了。他早在屋里听着哩。只要外面有响动，他不管干着什么都要放在一边儿跑出来看看。不刮风不下雨的哪来得响动？他心里捉摸着，准是她。

他跑出来让她看看，冲她笑笑。她也冲他笑笑。他显得心满意足。她心里那团扎扎蓬蓬的东西也便被风吹去了。然